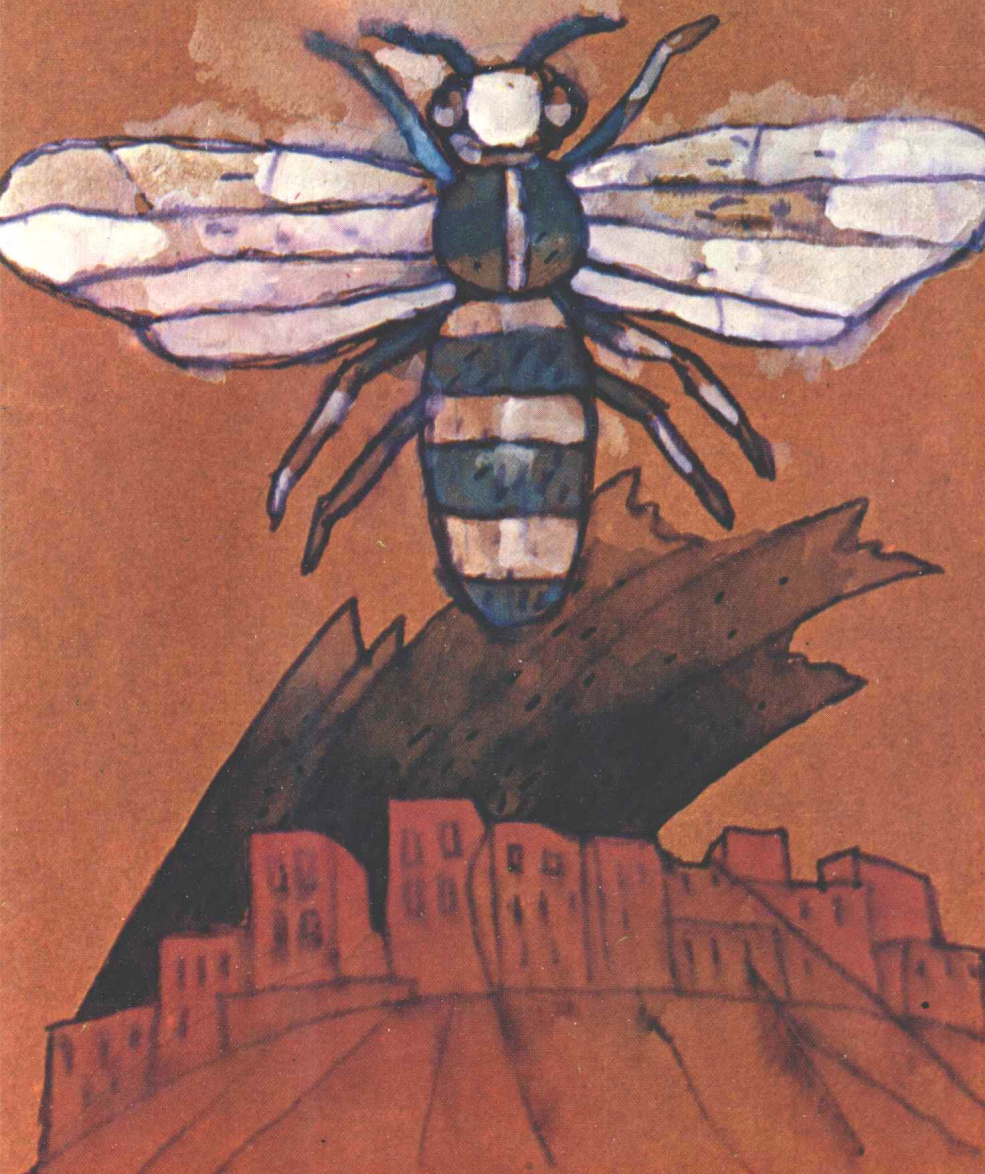
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蜂雲





倪匡著

蜂雲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蜂 雲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④

著者	倪 恩
發行人	沈 登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 郵撥：0 7 6 5 2 5 5—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 電話：7 1 1—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：7 5 2—4 6 0 8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 77 巷 7 號之 1
定價	新台幣 140 元 港幣 15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68 年 3 月
六版	中華民國 75 年 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目 錄

峰

雲

一

奇

門

一〇三

這一天，對別人來說，可能是平常的一天，和其他的日子並沒有甚麼不同；陽光明媚，秋高氣爽。但是對陳天遠教授和他的女助手殷嘉理來說，却可以說是最不平常的一天。

陳天遠教授是國際著名的生物學家，本來是在美國主持一項太空生物的研究工作的，因為此處一間高等學府的主持人是他的好友，而這間高等學府的生物系又亟需要一位教授，所以才將他聘來的。

陳天遠教授雖然離開了美國，但是却並沒有放棄他的研究課題：「海王星生物發生之可能。」

陳天遠教授的這項研究工作，可以說不算得十分之複雜，他只需要一間實驗室就行了。

人類雖然還未到達離地球最近的行星，但是，派出去的飛船，却已經到達了十分遙遠的太空，將一些星球表面上的情形，拍攝成照片，彙集成資料，使得地球人對這個星球有深切的了解。

海王星距離地球二十七萬萬哩，若說它和地球有甚麼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它只有一個衛星，這和地球只有一個月亮是相同的。

由於海王星離開地球很遠，在太空探索的計劃中，它並不重要，陳天遠教授之所以會去研究「海王星生物發生之可能」，那完全是因為美國太空署的一項錯誤所造成的。

去年，在該署的主持下，向金星發射了一枚火箭，是準備去搜集有關金星的一切資料的，但是因為計算上極其微小的錯誤，這枚火箭以及它所攜帶的儀器，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地到達金星附近，它逸出了飛行軌道，竟不知去向了。

當時，全世界的雷達追蹤站，都曾協力追蹤這枚火箭的下落，但是却沒有結果。

美國方面，也已放棄了這項探索金星的研究計劃，只留下了幾個雷達工作人員，在注意着那枚火

箭有關的雷達系統。

這樣做的原因，是因為這枚火箭，始終沒有已臨毀滅的跡象，這證明了火箭還在太空中運行，只不過向何而去，不爲人所知而已。

在七個月後，地球上的雷達系統，突然獲得了那枚火箭上所攜帶的儀器拍回來的大批資料，這一大批資料，是關於一個星球表面上的情形的。

太空專家們忙碌了幾個月，才研究出這份極其完善的資料，竟然是有關海王星的，那枚火箭在逸出了軌道之後，竟到了海王星的附近。

但海王星是不在太空探索計劃之內的，於是這份資料便被擱置了起來，直到被陳天遠教授發現。陳天遠教授審視了這份資料所顯示的情形，海王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。於是，他就按照資料上所記載的氣壓、空氣的成份，海王星表面上的岩石成份、溫度，建造了一個實驗室。

那個實驗室，人是沒有法子走進去的，因為裏面的情形，幾乎完全和海王星相同。陳天遠教授在建立了這個實驗室大半年之後，應聘東來，他將這實驗室也帶了來，當然，附屬於實驗室的許多機械，也一齊帶來，安裝在實驗室的旁邊，如氣壓增加儀，溫度調節儀等等。

這些器械，必需日夜不停地發動，以維持實驗室中的一切，和海王星表面的情況相似。

當然，這些機器在發動的時候，會發出許多噪聲來——這也就是爲甚麼我能够和陳天遠教授做隣居的原因。

陳天遠教授所選擇的住處，十分僻靜，是在郊外。但是在他居處的二十碼處，另有一個濶佬，早

就建造了一座別墅。

當陳天遠教授和他的實驗室搬來之後，不到一星期，那個潤佬就搬走了，反正他是真正的潤佬，絕不止一幢別墅，空置一幢，也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我在那時候，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想要找一個地方靜養一下，我想起了這個潤佬朋友他想起了那幢別墅，告訴我如果不是怕時斷時續的機器聲的話，那幢別墅倒是十分好的休養所在。

本來我也是怕吵的，但是我聽得近隣者是個知名的學者時，我又變得不怕吵了。我搬到了那幢別墅中，一連七八天，我甚至未曾看到陳天遠教授，只看到他那美麗的女助手。

他的女助手殷嘉麗，是那間高等學府的助教，年紀很輕，而且美麗得不很像一個助教，我曾經借故想搭訕幾次，但是她却連睬也不睬我。

所以，當那天早上，我正在陽台上享受着深秋的陽光，聽到在離我所躺的地方，只不過二十來碼子處，發出了她尖聲的呼叫之際，我立即一躍而起，循聲望去。

殷嘉麗正穿着白色的工作服，她雙臂揮舞着，從那間密封的長方形的實驗室中，衝了出來，向屋子中奔去，口中尖聲地叫着：「陳教授，陳教授，他出現了，他真的出現了，我看到他了！」

我被殷嘉麗的話陡地吃了一驚，「他」是甚麼人？難道有甚麼歹徒，在襲擊殷嘉麗麼？

我幾乎絕不考慮，翻身躍下了欄杆，從十二呎高的露台上跳了下去，身子彈起，便向前奔了過去。當我翻過了陳教授住宅的圍牆時，有兩個人以充滿了奇異的眼光望着我。

一個是殷嘉麗，我們不止見過一次了，另一個，是看來神情十分嚴肅的中年人。

那中年人踏前一步，喝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想作甚？」我知道我自己已造成一個誤會了。我連忙道：「我是你們的隣居，剛才我聽得這位小姐的高呼，我以為是發生了甚麼意外——」

我的話還未曾講完，那中年人和殷嘉麗，便同時發出了「哼」地一聲，齊聲道：「請你出去！」他們兩人下了逐客令，可是又不等我出去，便匆匆地向實驗室走去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將實驗室的厚門，重重地關上。

我變得尷尬地站在那裏，老實說，我是很少被人這樣奚落的。我一個轉身，想要離去，但是我又決定等他們出來，好向他們表明，我絕不是他們想像之中那樣的人。

我剛才設想着我應該怎樣措詞之際，實驗室的門，又被打了開來。

我回頭看去，只見那中年人——他當然是陳天遠教授了——跳着向外走去。我實是難以相信，像他那樣的一個學者，神情又是如此莊嚴的人，竟然會蹦蹦跳跳着向前走過來的。

我正在錯愕間，他已經到了我的面前，一伸手，按在我的肩上。

這時，我才注意到他的面上，現出了狂喜的神情，他大聲道：「朋友，它出現了！」

這句話他是用英文說的，所以我知道他說的是「它」而不是「他」。

我還未及問，陳天遠教授又已道：「朋友，不管你是甚麼人，你恰在這時候出現，請來分享我們的一份快樂，你來看，你來看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拉着我，向實驗室走去，我不知道陳天遠教授發現了甚麼，使得他如此興奮，對我的敵意完全消除了。

他一直將我拉進了實驗室，我一跨進門去，是一間小小的工作室，一架十分大的顯微鏡，正放在工作桌上，而殷嘉麗則正在顯微鏡前觀察着。

她聽到了腳步聲，却並不同過頭來，道：「教授，它分裂的速度十分驚人，相互吞噬——」

陳天遠道：「你讓開，讓我們這位朋友看看。」

殷嘉麗側了側身子，她美麗的眼睛，瞪了我一眼，我報以一個微笑，來到了顯微鏡前，我先看了看顯微鏡的倍數，是三千倍的。

我湊上眼睛去，我看到了幾個如同「阿米巴」變形蟲也似的東西，正在蠕動着、分裂着，數字一倍一倍地在增加，越來越多。

但是相互之間，却也拼命在吞噬，轉眼之間，便只剩下一個，而那一個，又開始分裂，不到幾秒鐘，又到了成千成萬個，相互間仍然吞噬着，到最後，又只剩下一個。這樣的一次循環，大約不到二十秒鐘，而那種微生物，在吞噬了其它的之後，它的體積，看來已大了許多。

它們吞噬的，可以說是它的本身，這種生長的方式，的確是聞所未聞的。

我看了大半分鐘，才抬起頭來，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陳天遠教授「哈哈」大笑起來，道：「你聽聽，他說這是甚麼東西，哈哈，這個『甚麼東西』將是地球上的奇蹟。」

我在那時，對於陳天遠的實驗課題，也還一無所知，我聳了肩聳，道：「那算是甚麼？要用三千倍放大才能看到的奇蹟？」

陳天遠教授瞪着我，我剛準備再問時，殷嘉麗已道：「教授，我們該去報告國際太空生物研究協

會了。」

陳天遠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朋友，你該高興今天看到了這種生物，因為它是海王星上的生物。」殷嘉麗又提醒陳天遠：「教授，你不該和陌生人講太多的話。」

陳天遠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不錯，朋友，你該離開這裏了！」我雖然不願離開，還想進一步滿足我的好奇心，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却也不能不走了。

我保持着禮貌，向後退開了兩步，但是我的好奇心，却又使我停了下來，明知可能碰釘子，仍然問道：「我所看到的，究竟是甚麼？是原形蟲，還是變形蟲？」

陳天遠教授有些悲哀地搖了搖頭，那顯然是因為我自作聰明的問題，在他聽來是太幼稚了。

他再度拍了拍肩頭，道：「朋友，我很難向你解釋得明白的，你機緣湊巧，看到了世界上還沒有人見過的海王星上的生物，就應該很滿足了，走吧！」

我更奇怪了：「海王星上的生物？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陳天遠不再回答我，向我連連揮手。

我心中想，反正我暫時也不準備搬走，就在貼隣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還怕不明白麼？於是我就退了出來，陳天遠和殷嘉麗兩人，又進了那間實驗室。

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用一具長程望遠鏡去觀察陳天遠和殷嘉麗兩人的行動，我發現他們兩人十分忙碌，到了下午，我命人自市區送來的「偷聽器」已經送到了。這種小巧的偷聽器在英美各國，已普遍為商業間諜所使用，能够在對街的大廈中，偷聽到對面大廈中的秘密交談，如今我用來偷聽陳天

速教授和殷嘉麗的交談，當然這是大材小用了。

只可惜，偷聽器是利用特殊靈敏的裝置，將微弱的音波放大，所以才能聽到人耳所聽不到的聲音的，所以我聽到陳天遠和殷嘉麗交談的同時，實驗室旁的機器聲，也變得震耳欲聾，使我聽不十分清楚兩人的交談聲。

我聽了兩三小時，總算也知道了不少有關陳天遠教授的事，這就是我寫在篇首的那些。同時，我也知道我在顯微鏡中看到的那種反覆地進行「分裂——吞噬」運動的微生物，是存在如同海王星表面情形完全一樣的實驗室中所產生的。

我雖然無所事事，但是我在明白了這些之後，我的好奇心也滿足了，這並不是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情。

當晚，我一早就睡了，在有規律的機器聲中；人似乎更容易入睡。

我不知道我在被那一聲驚呼聲驚醒的時候，我已睡了多久，我所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下驚呼聲發出之後不到一分鐘，我已經向聲音發出的所在，奔了過去。

那一下淒厲、恐怖的驚呼聲，是從陳天遠教授的住處發出來的，我直奔到他住所的圍牆之外，我聽得在圍牆之上，發出一種呻吟聲來。

當我抬頭向上看去的時候，我看到一個人，雙手抓住了圍牆上的鐵枝，身子正在搖曳不定，自他的背後，鮮血正泊泊而下。呻吟聲當然是那人發出來的，剛才那下驚呼聲，自然也是那人所發的了。

我剛想喝問間，那人的手一鬆，整個人，便已經跌了下來，我連忙趕向前去。

時間正當在清晨，天色十分黑暗，當我趕到那人面前的時候，那人動了一下，勉力以雙手撐起了身子，向我望了過來。

老天，我見過不少死人，受傷的人，和臨死的人，但是我從來未曾見到過一個在臨死之際，面上露出了如此恐怖神情的人過。

他面上的肌肉，全都作着不規則的扭曲，而且在簌簌地抖動着。他的眼中，放射着恐怕之極的光，他的喉核，如同跳豆也似地跳動着，發出了極其難聽的「咯咯」之聲。

他只向我望了一眼，撐住身子的手便軟了下來，倒在地上，死了。

我連忙俯身去察看 he 背上的傷痕，依我的經驗來看，他似乎是被一柄刃口十分窄，但是刀身十分長的尖刀所刺死的，我立即想到了牛肉刀，他似乎是被牛肉刀當背刺進而死的。

他死了，當然是被殺的，那麼兇手呢？

兇手可能就在附近，我不應該毫不警惕！正當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突然有什麼東西，觸及我的肩部，我的反應十分快，立即反手向肩後伸去，我握到了一條毛茸茸的手臂。

我立即一俯身，想將握住的那人自我頭頂摔過來，跌倒在地上。可是，那條手臂，却以一種異乎尋常的大力一掙，掙了開去。

我大吃了一驚，心想這一次，可能是遇到勁敵了，我連忙轉過身來。

當我轉過身來，定睛向前看去時，我不禁呆了，而且覺得秋夜似乎出於意料之外的涼，令得我有毛髮直豎的感覺！

不要以為在我的面前是出現了什麼三頭六臂的怪物，所以我才如此的。絕不是，如果在我的面前是兀立着什麼怪物的話，那麼我第一個反應將是想到如何去對付它，而不是怕它！

可是如今在我眼前，却是什麼也沒有！

我陡地一呆，以背靠牆而立，我想到那個死者臨死之前，臉上那種恐怖的神情，我的心中，更是駭然。

我靠牆立了不一會，便聽到陳天遠所養的狗，奇異而恐怖地嗚嗚叫了起來，接着，圍牆內的屋子便着了燈，那當然是陳天遠教授起來了。

我不想多惹是非，所以我連忙向我自己的住號奔去，翻進了圍牆，我覺得我的手上，似乎黏有什麼東西，當我攤開手掌來的時候，我更其愕然。

在我的手掌中，黏有三四根金毛。或者說是金刺，金光閃閃，硬而細，那當然是我剛才抓住了那條手臂時黏在我手上的了。

世界上哪一種人——包括喜馬拉雅山的雪人在內，手臂上是有生這樣的金毛，而又力大無比，來去如風的呢？我自己問着自己，却找不到答案。

我回到了臥室不久，便聽到陳天遠教授發出了怒罵聲。

殷嘉麗白天來工作，晚上是不在的，晚上，只有陳教授和一個男僕，我聽到這個高級知識份子，生物學的權威以可怕的粗獷之語咒罵着，也不知他在罵什麼人。

二十分鐘後，警車到了。

作爲貼隣，我如果裝着什麼都不知道，那未免說不過去，所以，我披起衣服，又走了出去。

在陳天遠住宅的外面，到了三輛警車，其中有一輛，是有着探照燈設備的，這時正在大放光明，我立即知道事情十分不尋常，因爲一件普通的兇殺案，警方在接獲報告之後，是斷然不會出動那麼多人的。

我還未曾走到警車旁邊，便被兩個便衣人員攔住了去路——這更證明我的猜想不錯，普通的案件，根本不必出動便衣人員。

我說明我是附近別墅的住客，那兩個便衣人員則「有禮貌」地請我回去睡覺，只當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。就在這時候，我看到新五升了官的傑克中校，駕着一輛電單車，趕到了現場！

傑克的出現，更使我覺得事情比我預料中更要重大，因爲傑克是秘密工作組的組長，我會和他打過交道，那時他還是少校。

如果不是事情關係重大，而且牽涉到國際間諜糾紛的話，他是絕不會在午夜親自出動的。

我不想被傑克發現我也在這裏，因爲上次我和傑克所打的交道，並不愉快，而且，我有一個宗旨，我絕不牽入任何間諜特務鬥爭的漩渦之中。

我抱定這個宗旨是有道理的，那是因爲，再兇惡的強盜、匪徒，他總還是人，在他的內心，總還有一絲人性。唯獨特務、間諜，那却是絕無人性的「特種人」。唯其絕滅人性，而始能做特務，這種沒有人性的「特種人」，我是一直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的。

所以，我便遵從了那兩個便衣人員的勸告，退回到臥室中。

然後，我用那具長程望遠鏡，和那具偷聽儀，伏在窗口，向前看着，我彷彿置身於現場一樣。

可是那些工作人員，却只是做事，而絕不出聲。

我看到十來個人，裏裏外外地搜索着，幾乎將每一根草都翻了過來。

而那個死者，則被抬上黑箱車，由四個武裝人員保護者，風馳電掣而去。

我又看到傑克的面色，十分緊張，他除了發出簡單的命令之外，什麼話也不說。

聲音最大，說話最多的則是陳天遠教授。

他穿着睡袍，揮舞着雙手，漲紅了臉，以英語向傑克中校咆哮着：「此地的治安太差了，我在從事那麼重要的實驗，怎可以沒有人保護？如今，我剛有了一些成功，就什麼都毀了，一個小偷，毀了震驚世界的巨大成就，發生在由你們管理治安的城市中，可恥，可恥，這真是太可恥了！」傑克中校絕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，但是這時，他却只是鐵青着臉，並不發作。他冷冷地道：「如果你成功了一次，你就可以成功第二次的。」

陳天遠更是怒氣冲天，他大聲叫道：「胡說！胡說，這是完全沒有知識的話！你知道我在實驗的是什麼？我所實驗的是別的星球生命的形成，你當我是在學愛迪生試製電燈泡麼，你——」

陳天遠的咆哮，突然停了下來。

他總不是自願停下來，他的話，是被一下尖厲、可怖之極的慘叫聲所打斷的。

陳天遠和傑克中校兩人，這時正在圍牆之內，而那下慘叫聲，則是從圍牆之外發出來的，所以他們兩人，不知道牆外發生了什麼事。

我的望遠鏡本來是對準了他們兩人的，那一下慘叫聲傳入我的耳中，我立時想起了那下將我自酣睡中驚醒的慘叫來。

兩下慘叫聲，當然是發自不同的兩個人的，但是其恐怖、淒厲，令人毛髮直豎則一。

在那瞬間，我的心中，實是奇怪之極。第一下慘叫聲，是那個死者發出來的，如果說，如今在有着三十個以上的警方人員工作着的現場，還會有兇殺案發生的話，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。

然而，不可思議的事，竟然發生了。

我一聽到了那一下慘叫聲，立時轉過望遠鏡，向發出慘叫聲處看去。

幾乎是在同時，一盞探照燈灼亮的光芒，也照到了發出聲音的地點。

那地方是一個十分深的草叢，我可以說是第一個看到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人。

我看到一個便衣探員，倒在草地上，他的手正竭力想伸到背後去，去按住他背後的傷口，可是，他的手背却不够長。

從他背後傷口處流出來的鮮血，將半枯黃的草染得怵目驚心。

而使得我雙手發軟，幾乎連望遠鏡都跌下去的，則是那個便衣探員臉上的那種恐怖絕倫的神情；他的眼珠，幾乎要凸出眼眶來，而他的口角，則可怖地歪曲着，流着發出泡沫的涎，他的手指起着痙攣，他的身子，則在緩緩地滾動。

我一眼看出這人活不長了，我連忙去觀察四周圍的情形。

那草叢離公路並不太遠，而在草叢的四周圍，又全是平地，在那些平地上，雖然有些土坑，但却

也難以藏得下一個人。

探照燈已將周圍的一切照得通明，我相信我聽到聲音和看到那死者，相隔不會超過四十秒鐘，可是這時在我目力所及的範圍，却看不到兇手。

我從望遠鏡中，看那探員背部的傷口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，那是一個深而狹小的傷口，一定傷及內臟，要不然，那探員不會在慘叫一下之後，便立即死去的。

那兇手實在太大胆了！

我幾乎懷疑這是一個狂人，因為沒有一個正常的人，會在探員密佈的情形下，去殺死一個探員的。

如果那不是一個狂人的話，那麼這個兇徒，就可能是一個身手靈活之極，而心思又慎密、狠辣到極點的人，他殺那個探員，是有意在向警方示威。

雖然我一聽到聲音，便立即循聲去看，探照燈也立即照到了行兇的現場，但所謂「立即」，至少也有二三十秒，二三十秒對身手特別敏捷的人來說，是可以奔出一百多公尺的了。

那麼，那兇徒就可以在沒有探員的路面中穿過，隱入路對面的草叢中，然後從容離去。

一想到這裏，我又想起，在我發現第一個死者的時候，曾有人在我的背後偷襲，而當我轉過身來時，兇徒却已不見了。

毫無疑問，那向我偷襲的人，一定便是連殺兩個人的兇徒了。

看傑克中校和許多探員忙碌的情形，他們顯然是一無所獲。但是我却掌握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線索，那便是：我曾經握住那兇徒的手臂，而當那兇徒掙脫時，我手心上留下了幾根金色的毛。